

刘无双传
唐·薛调

唐王仙客者，建中中朝臣刘震之甥也。初仙客父亡，与母同归外氏。震有女曰无双。小仙客数岁，皆幼稚，戏弄相狎。震之妻常戏呼仙客为王郎子，如是者凡数岁，而震奉孀姊及抚仙客尤至。一日，王氏姊疾且重，召震约曰：“我一子之念可知也，恨不见婚宦，无双端丽慧聪，我深念之，异日无令归他族，我以仙客为托尔，诚许我，瞑目无所恨也。”辰曰姊宜安静自颐养，无以他事自挠。其姊竟不痊仙客扶柩，归葬襄邓，服阕。思念身世孤子如此，宜求婚娶以续后嗣。无双长成矣，我舅氏岂以位尊官显而废前约耶，于是饰装抵京师。时震为尚书租庸使，门馆赫奕，冠盖填塞。仙客既覲，致于学舍弟子为伍，舅甥之分，依然如故，但寂然不闻选取之议，又于窗隙间窥见无双，姿质明艳，若神仙中人，仙客发狂，唯恐姻亲之事不谐矣。遂鬻囊橐，得钱数百万。舅氏舅母左右给使达于厮养，皆厚遗之。又因复设酒馔，中门之内，皆得入之矣。诸表同处，悉敬事之，遇舅母生日，市新奇以献，雕镂属玉以为首饰，舅母大喜。又旬日，仙客遣老姬以求亲

之事闻于舅母。舅母曰：‘是我所愿也，即当议其事。’又数夕，有青衣告仙客曰：娘子适以亲情事言于阿郎。”阿郎云：向前亦未许之模样云云，恐是参差也。仙客闻之，心气俱丧，迟旦不寐，恐舅氏之见弃也，然奉事不敢懈怠。

一日震趋朝，至日初出，忽然走马入宅，汗流气促，唯言琐却大门。一家惶骇，不测其由，良久，乃言泾原兵士反，姚令言领兵入含元殿。天子出苑北门，百官奔赴行在，我以妻女为念，略归部署。疾召仙客与我勾当家事，我嫁与你无双。客闻命，惊喜拜谢，乃装金银罗锦二十驮，谓仙客曰：“汝易衣服押领此物，出开远门，觅一深隐店安下，我以汝摆舅及无双出启夏门，达城续至。”仙客依所教，至日落城外店中，待久不至，城门自午后扃锁，南望目断，遂乘驄秉烛达城。至启夏门，门亦锁，守门者不一，持白<*木棖或坐或立。仙客下马徐问曰：“城中有何事如此？又问今日有何人出此门者？”曰：朱太尉已作天子。午后有一人重载领妇人四五辈，欲出此门。街中人皆识云是租庸使

刘尚书，门司不敢放出。近夜追骑至，一时驱向北去也。仙客失声恸哭，却归店。三更向尽，城门忽开。见火炬如书，兵士皆持兵挺刃传呼斩斫，使出城，搜城外朝官。仙客舍辚骑惊走归襄阳。村居三年，后知克复，京阙重经，海内无事，乃入京访舅氏消息。

至新昌南街，立马彷徨之际，忽有一人马前拜，熟视之，乃旧使苍头塞鸿也。鸿本王家生，其舅常使得力，遂留之，握手垂涕。仙客谓鸿曰：“阿舅阿母安否？”鸿云并在兴化宅，仙客喜极云，我便过街去。鸿云某已得从良客户，有一小宅子贩绘为业。今日已夜，郎君且就客户一宿，来早同去。未晚，遂引至所居，饮饌甚备，至昏黑乃闻报曰：“尚书授伪命官，与夫人皆处极刑，无双已入掖庭矣。”仙客哀冤号绝，感动邻里，谓鸿曰：“四海至广，举目无亲戚，未知托身之所。”又问曰：“旧家人谁在？”鸿曰：“唯无双所使婢采苹者，今在金吾将军王遂中宅。”仙客曰：“无双固无见期，得见采苹，死亦足矣。”由是乃刺谒以从侄礼见遂中，具道本末，愿纳厚价以赎，采苹遂中深见相知感其

事而许之。仙客税屋与鸿苹居，塞鸿每言郎君年渐长，合求官职，悒悒不乐，何以遣时。仙客感其言，以情恳告遂中，遂中荐见仙客于京兆尹李齐运。齐运以仙客前衔为富平县尹，知长乐驿，累月，忽报有使押领内家三十人往园陵，以备洒扫宿长乐驿，毡车子十乘下讫。仙客谓塞鸿曰：“我闻宫嫔选在掖庭，多是衣冠子女。我恐无双在焉，汝为我一窥可乎？”鸿曰：“宫嫔数千，岂使及无双。仙客曰：“汝但去。”人事亦未可定，因令塞鸿假为驿吏，烹茗于帘外，仍给钱三千。约曰：“坚守茗具，无暂拾去”，忽有所睹，即疾报来，塞鸿唯唯而去。宫人悉在帘下，不可得见之，但夜语喧哗而已。至夜深，群动皆息，塞鸿涤器构，火不敢辄寐，忽闻帘下语曰：“鸿塞鸿，汝争得知我在此也。郎健否？”言讫呜咽。塞鸿曰：“郎君见知此驿，今日疑娘子在此，令塞鸿问候。”又曰：“我不久语，明日我去后。汝于东北舍阁子中紫褥下取书送郎君。”言讫，遽去。

忽闻帘下极闹云，内家中恶，中使索汤药甚急，似无双也。塞鸿疾告仙客。仙客惊曰：“我何得一见？”塞

鸿曰：今方修渭桥，郎君可假作理桥官。车子过桥时，近车子立，无双若认得，必开帘子，当得瞥见耳。仙客如其言，至第三车子，果开帘子，窥见，真无双也。仙客悲感怨慕，不胜其情。塞鸿于阁子中褥下得书送仙客，花笺五幅，皆无双真迹。词理哀切，叙述周尽。仙客鉴之，茹恨涕下，自此永诀矣。其书后云常见敕使，说富平县古押衙。人间有心人，今能求这否。仙客遂申府请解驿务，归本官，遂寻访古押衙。闲居于村墅，仙客造访见古生，所愿必力致之，绘彩宝玉之赠，不可胜纪。一年未开口，秩满间居于县。古生忽来谓仙客曰：“洪一武夫年且老，何所用？”郎君于某竭分，察郎君之意，将有求于老夫，老夫乃一片有心人也。感郎君之深恩，愿粉身以答效。仙客泣拜以实告古生。古生仰天以手拍脑数四曰：“此事大不易，燃与郎君试求，不可朝夕便望。”仙客拜曰：“但生前得见，岂敢以迟晚为恨耶。”半岁无消息，一日扣门，乃古生送书。书云茅山使者回，且来此。仙客奔马去见古生。古生乃无一言，又启使者之为何人也。生云且吃茶，夜深谓仙

客曰：“宅中有女家人识无双否？”仙客以采苹对，仙客立取而至。古生端相且笑且喜云。借留三五日，郎君且归。后累日忽传说曰：“有高品过处置园陵宫人。”仙客心甚异之，令塞鸿探所杀者，乃无双也。仙客号哭，乃叹曰：本望古生，今死矣。为之奈何？流涕歔歔，不能自己。

是夕更深，闻扣门甚急，及开门，乃古生也。领一筑子入，谓仙客曰：此无双也，今死矣，心头微暖，后日当活，微灌汤药，切须静密。”言讫。仙客抑入阁子中，独守之。至明，遍体有暖气，见仙客哭一声，遂绝。救疗至夜，方愈。古生又曰：“暂借塞鸿，于生后掘一坑。坑稍深，抽刀断塞鸿头于坑中。仙客惊怕。古生曰：“君莫怕，今日报郎君恩足矣。”比闻茅山道士有药术，其药服之者立死。三日却活，某使人专求得一丸。昨令采苹假作中使，以无双逆党赐此药令自尽。至陵下，托以亲故，百缗赎其尸。凡道路邮传，皆厚赂矣。必免漏泄，茅山使者及舁筑人在野外处置讫。老夫为郎亦自刎，郎君不得更居此。门外有檐子一十人，马五

匹，绢三百疋，五更挈无双便发。变姓名浪迹以避祸。”言讫，举刃，仙客救之，头已落矣。遂并尸盖覆讫。未明发，历西蜀，下峡，寓居于渚宫，悄不闻京兆之耗，乃挈家归襄邓别业，与无双偕老矣，男女成群。

辇曰：人生之契阔会合多矣，若罕有斯之比，尝谓古今所无。无双遭乱世籍没，而仙容之志，死而不夺。卒遇古生之奇法取之，冤死至十余人，艰难走窜，其后归故乡为夫妇五十年，何其异哉。